

漢學發達史

莫东寅著

98

漢學發達史

莫東寅著

文化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一月

## 敘言

歐西之漢學 (SINOLOGY) 研究，由來久矣。彼士文獻上早有東方之知識，關於中國者，西元前後，有二系統：一曰賽里加 (Sericæ)、賽里斯 (Seres) 之系統，由於阿爾泰語組字之轉音，傳自陸路，賽里加指中國地面言，賽里斯指中國人而言。一曰秦 (Sina)、秦尼 (Sinaï) 之系統，由於秦政統一中國後之名稱，傳自海路，秦指中國地面言，秦尼指中國人而言。六七世紀，又有二稱：一曰陶格司 (Turcas)，始於北魏拓跋本姓，傳自陸路；一曰秦尼斯坦 (Chinistan)，仍始於秦字，傳自海路。

自七世紀初至八世紀，阿拉伯人隨回教之興盛，東西伸張其勢力，因國土廣袤，郵驛完備，聖地麥加之巡禮，陸海通商之旺盛，更促進其地理學之進步，於是中國知識，乃輸入焉。直至十二世紀，東方知識，久爲阿拉伯人所專有。

十三世紀，蒙古勃興，亞歐交通復開，東方事情，乃再傳於歐西。復因歐洲盛傳極東有景教君主，遂引起歐人東方旅行之興趣，西人之東方知識，於焉一新。

蒙古勃興之後，至十四世紀中葉，東西交通猶盛，東方知識，仍傳播於歐西。及蒙古內闕，漸近衰微；明初排擊西教，加以中亞西亞回教復興，東西因有阻隔，然間接傳聞，未嘗絕也。

從來歐人關於東方知識，多得於旅行之見聞，或事業之報告，至十六世紀，東印度航路發現，耶穌會士東來，於東方文物，始進於研究之域。

十八世紀，儀禮問題發生，遂提高歐洲本土之極東探索，各教士皆爲擁護本派，詳細研究中國禮俗，其報告論戰，甚刺激歐洲宗教界，東方研究，因而愈盛。

東來教士及歐洲本土學者相借並進，至十九世紀，漢學於焉確立。科學思想日益發達，殖民政策日益拓展，迺有大學之講座，專門之學會，典籍之巨量收藏，定期不定期之刊物，名家輩出，討論益臻精詳焉。

實不揣謏陋，述其發展過程及其近況，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輯成一書。尙希並世學人，有以正之，是所幸矣。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春日莫東寅謹識。

目錄

- 一、一世紀至六世紀……………一  
——秦漢六朝時代歐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 二、七世紀至十二世紀……………十一  
——唐宋時代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 三、十三世紀……………二三  
——蒙古勃興時代西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 四、十四、五世紀……………四二  
——元至明初西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 五、十六、七世紀……………五八  
——明至清初歐西之中國研究
- 六、十八世紀……………七五  
——清代中葉歐西之中國研究
- 七、十九、二十世紀……………九三  
——鴉片戰後漢學之發達

參考書舉要……

## 漢學發達史

## 一 一世紀至六世紀

——秦漢六朝時代歐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東西交通與文化之交流，蓋遠自有史以前。據瑞典地質學者安特生 (J. G. Andersson) 等之研究，新石器時代後期，華北各地與南俄脫里波留 (Tchopolje) 地方、多惱 (Donan) 河下流方面之間，已有文化之交流 (註一)。

然文獻上最初記載東方知識之歐洲民族爲希臘人 (註二)。據希羅多德 (Herodotos A. C. 484 B.C.—425 B.C.) 所著史記 (Historica) 紀元前七世紀時，自今黑海東北隅頓河 (Don R.) 河口附近，經窩瓦 (Volga) 河流域，北越烏拉爾 (Ural) 山脈，自額爾齊斯河 (Irish R.) 而入阿爾泰山兩山脈間之商路，已爲希臘人所知；其後紀元前三世紀至二世紀之地理學者，多以裏海 (Caspian) 爲海灣，而希氏已知其周圍爲陸地。希氏嘗赴波斯，波斯極東之州印度，爲彼所知世界之東端。彼於印度，雖僅知印度河 (Indus R.)，但知印度人數，多於其他民族，以爲印度河流域之東，沙漠地帶爲人住世界之邊境。至於區分世界爲亞細亞 (Asia) 歐羅巴 (Europe) 一事，希氏雖謂以地中海黑海爲界，然不詳其所由來，足徵二洲區分起源之早。並記當時詩人阿利斯梯阿斯 (Aristeas) 之有關於天山南路住民伊勢頓

(Issedon) 與北亞地方住民阿利斯麻斯比亞 (Arismaspaina) 之知識焉。

希羅多德 (Herodotos) 之後，記述東方之希臘人，有克泰夏斯 (Ktesias)。據其爲歐洲人士最先記述中國者。克氏之作，約在紀元前四百年 (周安王時)，謂賽里斯 (Seres) 人及北印度人身體高大，達十三骨尺 (Cubits，每骨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壽命達二百歲。印度海中有島，島人皆有長尾，所言荒唐無稽，恐爲後人僞託，未足信也。

亞力山大 (Alexander) 大王之遠征 (A.C. 334-A.C. 326) 使希臘人地理上之限界，顯著擴大。大王深知學問之價值，在其軍旅中，嘗參加有記錄征服者之進路及功績之歷史家與蒐集地理學自然科學新資料之學者，然此等歷史家之遠征史，既不足信；學者之記錄，亦不足媲美於希羅多德 (Herodotos) 之。賽流柯斯一世 (Seleukos I) 爲調查既經希羅多德解決之裏海地方地理，所派之巴特路克爾斯 (Patroklos)，僅踏查其南岸，謂其北部接連大洋，此等見解，直至羅馬時代，猶又配希臘學界。斯時，賽流柯斯一世 (Seleukos I) 遣梅格斯太內斯 (Megasthenes) 於支配印度恆河 (Ganges) 流域之旃陀羅笈多 (Tchandragupta Sandrakotos)，爲駐華氏城 (Pataliputra) 大使，梅駐其地五年，考問風俗政治組織及文明事業，皆有詳細記載 (ta Indika)，爲現存希臘文獻中關於印度報告之最詳確者。亞力山大遠征所得之地理資料，旋於埃及之亞力山大利亞成一體系，其中最值注目者，爲德克阿爾克斯 (Dichearchus) 之說，謂互亞細亞大陸全體，有東西連互之大山脈，隔絕



南北。

羅馬時代，於東西交通史上，有重要意義。隨羅馬之勃興，希臘文化光被之諸地方，統一於羅馬政權下，希臘羅馬文化擴大於西歐結果，造成東方 (Orient) 一概念，蓋與希臘羅馬世界即歐羅巴世界對立之特殊世界也。此意義之東方，始見於羅馬之著述家，同時亞細亞一名，為表示位於阿非利加歐羅巴以東之世界。然對於裏海，猶未嘗確立正確之概念云。

略記中國位置住民物產之文獻，蓋始於西元前後。當時關於中國名稱，有二系統：一曰：賽里斯 (Seres) 賽里加 (Serice) 之系統，惟一傳自陸路者，時代較早。賽里斯 (Seres) 指中國人，賽里加 (Serice) 指中國之地。一曰：秦 (Siu, Thin) 秦尼 (Sinai, Thinaï) 之系統，主要傳自海路，時代較晚。秦 (Siu, Thin) 指中國之地，秦尼 (Sinai, Thinaï) 則稱其住民。Seres Serice 二字乃出於希臘羅馬稱中國絹綉之 Serikon Sericium。此字又係由阿爾泰語轉訛。中國名產之絹，早為歐西社會所喜，古來經索格德那 (Sogodiana) 安息 (Parthia) 之商人輸往西方，商人之獲巨利與希臘羅馬士女之珍愛絹綉，歷史上著名事也。遂因絹而呼其產地，名其產出者焉。Siu Sinai 系統之字，胚胎於秦政統一六國後之帝國名，後百餘年隨漢武帝劉徹之遠征，乃傳諸邊遠之地，其名稱起源，僅能溯至紀元前二三十年，而絹貿易之存在，則可溯至遠古，茲所推測，並非過當也。(註三)

斯脫拉波 (Strabon A.C. 63-A.D. 25) 之地理書 (Geographica) 為確記賽里斯

(Seres)一名最早文獻之一。是書成於紀元後一世紀初期，斯脫拉波者，希臘之地理家也。嘗周遊四方，有遊記之作，亦有同於克泰夏斯之記載。據云，借自俄內錫克力突斯(Oresitkritus)，而俄則爲馬期頓亞歷山大人大王部將，卒於西元前三二八年(周顯王四十一年)。上述記載，縱爲僞托，而其時期亦必甚早，當在秦政統一中國以前也。斯脫拉波之書亦以裏海爲海灣，又記拔克脫利亞(Bactria，中國人稱之爲大夏)諸王事情曰：「諸王拓其疆宇至賽里斯及佛利尼(Phryni)國而止。」此一節爲真確史事，蓋希臘王朝在拔克脫利亞者，漢朝文景之時，已爲大月氏所滅，月氏人勞力一時頗振，其疆宇東至葱嶺，與漢之西域都護所轄境域相接，斯脫拉波乃沿用拔克脫利亞之舊名，以稱月氏人也。唯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名稱，未必以斯脫拉波爲初見，徵以紀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馬羅(P. Vergilius Maro A.C.70—V.C.19)等人作品中之屢屢引用可知。

羅馬一代，以博學洽識著聞之白里內(C. Plinius Soccuslus A.D.23—A.D.79)其所著之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關於中國之住民及其特產絹織品等，有所記載，且錄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名。有「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乃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賽里斯人和厚可觀。」云云。

紀元五十年前後之著(?)梅拉(Pomponius Mela)之地理書(De Situ Orbis)謂「亞細亞極東有印度人、賽里斯人(Seres)、西梯亞人(Scythians)。印度人處極南，西

梯亞人處極北，而賽里斯人則居中。賽里斯人誠實，世界無比；又善於經商。唯交易時，不以面相視，而遣貨於沙磧中，以背相對也。

西元前後，又別以泰 (Sin, Thin) 泰尼 (Sinai, Thinaï) 之名，稱中國及中國人焉。愛脫利亞海周航記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從來謂爲二世紀前半希臘史家阿里諾 (Arianos) 所著，實際乃出於無名作者之手，年代甚古，大體可視爲紀元一世紀末 (註四)。愛脫利亞海，爲紅海之義，其範圍較今紅海闊大甚多，所指白波斯灣，及印度洋，迄錫蘭島附近。謂泰尼國 (Thinae) 爲愛脫利亞海即印度洋航路之終點。其地產生絲、絲線及絲所織成之綢緞。

一五〇年時(漢桓帝劉志時)有拖古美 (Klaudios Ptolemaios) 者，通天文曆算地理諸術，其地理書(地圖製作法指南 Geographice Hypothesis) 卽於是時著成，向推爲古代之鴻著。書中記述裏海四周有陸地環繞，賽里斯國西界西梯亞國 (Scythia)，在伊毛斯嶺外，北東兩方皆界無名地帶 (Terra Incognita)，南界印度恒河 (Ganges) 東岸地。泰尼國北界賽里斯東部。東及南皆界無名地，其西界印度恒河邊地，大海曲，泰利俄特斯海灣 (Thetiodes) 及泰尼灣。泰尼灣畔，有黑人，專食魚。更記黃金島克力勢 (Chryse) 及加其嘎拉 (Kattigara)，或謂爲今馬來半島及河內，未足信也 (註五)。泰尼 (Sinai, Thinaï) 之部分錄自地理學者馬利奴斯 (Marinos) 之著書，馬利奴斯又基於馬其頓商人梅斯亦名梯家

奴斯 (Mais, Tifanos) 之所傳，梯家奴斯屬下商人常赴印度一帶，其所見聞，頗足徵信，所傳似得自中國南海岸方面之知識。據拖雷美 (Ptolemaios) 所述，秦尼 (Sinai) 人北隣賽里加 (Serice)，故秦尼 (Sinai, Thimai) 之國似即指今之華南。

馬爾基阿奴斯 (Markianos) 爲希臘地理學家，紀元四〇〇年 (東晉隆安四年) 時，編東西兩洋志二卷，相傳參考多數古籍，但關於中國方面，不過爲拖雷美之脫胎換骨耳。彼亦以賽里加 (Serice) 與秦尼 (Sinai) 爲不同之地，以爲前者在北，後者在南，南北異稱，同諸拖雷美云。

但此等名稱，旋絕跡於希臘羅馬學者之間，而印度一名，多誤用以指尼羅河以東之地。蓋以紀元五世紀時，歐洲地理學日見衰微所致。揆其原因：二世紀之初，波斯薩贊王朝 (Sassan Dynasty) 興，東羅馬帝國勢力不易東伸，因之頗難裨益其新知識，一也；四世紀基督教成爲羅馬帝國之國教，學界興味，集中神學，殆無暇顧及其他學問，二也；又因北狄馬其頓，東夷芬之侵寇邊境，集議對策，日無暇晷，致無從事學術研究之餘裕，三也。但於此有二三例外，自海陸兩路傳入兩種新見焉。海路之代表爲科斯麻士 (Cosmas)；陸路之代表爲梅南賓 (Menandros) 及席摩略塔 (Theophylaktos Simokatta)。唯斯時也，前代之中國知識，亡佚殆盡，此際傳入之知識與前代之賽里斯 (Seres) 賽里加 (Serice) 乃至秦 (Sini) 秦尼 (Sinri)，毫無關係。然此時中國知識自海陸兩方面西傳之理由，果安

在哉？前者乃因薩贊朝波斯英主獎勵東方航海，中印海上貿易頓盛；後者則因西突厥興於中亞，土耳其民族與東羅馬帝國間起直接交通故也。

科斯麻士 (Cosmas Indicopleustes)，本名曰安谷 (Antiochia) 之君士坦丁諾斯 (Konstantinos)，希臘人，初似爲商人，航於紅海、波斯灣、依梯俄皮亞海灣 (Ethiopian Gulf)、印度洋，且似乎達於錫蘭島。嘗將獨自之地理學說施於所得見聞之上，著基督教世界地理 (Christianike Topographia periektike pantostou Kosmou 基於基督教說之世界地理之意) 一書 (註六)。乃其成基督教僧侶後自五三〇年 (梁中大通二年) 至五五〇年 (梁太寶元年) 間撰述於亞力山大利亞者也。渠稱中國爲秦尼策國 (Seres)，又爲秦尼斯達國 (Sinaia)。書中並未詳述中國，錫蘭及兩國中間之地理，然特述及二國相去甚遠，其間有丁香國，因盛產丁香故得名。由中國及中間地，運至錫蘭之商品中，有絲、伽羅木、丁香、檀香等。其記述中國全據真正事實，已脫離古代半神話之作風。記載雖不詳，較之昔人，已屬大進步矣。波斯人與他國人之通商貿易，古來專仗陸路，對海上發展之冷淡，亦其國民性之一特徵。但薩贊朝第一傑主哥士婁一世 (Khusrau I. Khosroes) 之立也，東與突厥合力，破嚙嚙；南於海上大展國力，領南部阿拉伯，遠及錫蘭，此波斯史上空前絕後之偉績，其結果由科斯麻士 (Cosmas) 之書可窺見焉。

波斯王哥士婁一世 (Khusrau I.) 滅嚙嚙後，索格德那 (Sogdiana) 沃地，全歸突厥

。旋突厥與波斯失和，五六八年（陳光大二年），沙鉢略與東羅馬連和，夾攻波斯，擴張領土。此時歸突厥領之索格德那（Sogdiana）商賈，從來販賣中國絹於波斯，及至新領主與波斯相爭，乃另覓販路於東羅馬帝國。經突厥許可，遣使於比散丁（Byzanz），東羅馬皇帝普斯丁二世（Justinianus II）允其通商，並東派使節，蔡馬庫斯（Zemarchos 598頃）等至突厥領內，謁可汗，甚蒙優遇，又參加可汗征討波斯之役，伴突厥之答禮使及四周諸小國之使節歸比散丁（Byzanz）。此蔡馬庫斯（Zemarchos）之奉使紀行載於梅南賓（Menandros Protoktor）之史記（註七）中，因此，東羅馬使節直接見聞之突厥風俗習慣，乃詳傳於西人之間。

自此東羅馬與西突厥驟加親密，漸合力以禦波斯，曾數次交換使節，并加之以聯盟。其後東派使節之見聞，雖不幸後世無傳，但此時與突厥之交涉頻繁，比散丁（Byzanz）人士有往來其地者，關於中國之知見，雖極空漠，而經突厥傳入歐西一事，則頗堪注目。載紀之者為席摩略塔（Theophylaktos Simokatta）之莫利斯（Maurice）皇帝大事記。席摩略塔五八〇年（陳太建十二年）生，為埃及出身之史家，初承家學，習法律，後乃營志史學，六三〇年（唐貞觀四年）前後歿。莫利斯（Maurice）以五八二年（隋開皇三年）卽位，故於六〇二年（隋仁壽二年）。恰與席摩略塔同時，故其所記，多係親自見聞，否則亦基於正確之官府文書，後世論比散丁（Byzanz）文學者，皆推此書為最良典據，有由然也。其書

中指華北曰陶格司 (Tausas)，其都市曰庫伯丹 (Khub (m) dan)。其國有大河二分之一，嘗相抗爭，今已歸於統一云。是正爲中國以長江爲界分南北朝事，今歸於統一者，則指隋唐。故所謂陶格司 (Tausas) 者，傳北魏拓跋本姓者也。(註八)

是後東羅馬帝國關於中國之知識，并無顯著進步。此則因東羅馬與突厥長年戰爭，兩皆疲弊；而東西洋爲阿拉伯勢力所遮斷，極東事情西傳之機緣於以失却故也。

(註一) 石器時代中西交通之議論，始於安特生 (Andersson) 之發現彩色土器，參看 I, 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V, 1, 1923). 2,——,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1934, 3, V. G.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25.

(註二) Classical writers 之傳記，參看 Pauly-Wissowa 之 Realencyclopädie d.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Biographie universelle. O. Seyffert, Lexicon der klassischen Alterthumskunde. Leipzig 1882。此書增訂英譯之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 3rd ed., London 1894, 及 Lippincott 之人名辭典。

希臘羅馬書籍關於中國之記載，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by H. Cordier, Vol 1: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

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London 1915. 蒐集甚多。欲更求完璧，可參看 G. 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爲原文法譯對照。

(註三)關於中國名稱起原之諸說，Yule-Cordier 曾介紹於其所著之 Cathay, I. P. P. 2—7。

(註四)研究此書，可據 W. H. Schoff,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New York 1912. 英譯附詳註。

(註五)參看 M. L. W. Laistner, The Deca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cline of Exploration, A. D. 300—500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A. P. Newton, London 1930) P. P. 21—22.

(註六)此書，以 J. W. McClhudde,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Hakluyt Society Publication, 98) London 1897. 爲最便。Yule-Cordior, Cathay 拔萃其必要部分，乃譯自希臘原文。極東部分之法譯與原文，皆見於 Coedès 之書，德譯則載於 K. Dieterich, Byzantinische Quellen zur Länder- und Völkerkunde. (5.—15. Jhd.)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 und Kulturkunde, Bd. V.) Leipzig, 1912。



(註七) 梅南賓 (Menandros) 書之殘篇，不見於 Coetes 之書，但 Yule-Corlier 之 Cathay I 有英譯及註，K. Dieterich 之書亦有德譯註釋及 Theophylaktos 關於中國之條。

(註八) 據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史學雜誌廿二之一。

## 一一 七世紀至十二世紀

——唐宋時代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自七世紀至八世紀，阿拉伯 (Arabia) 人之勢力，隨回教之興隆，東西伸張，跨西亞北非南歐之大薩拉森 (Saracen) 帝國，於焉出現。但勃興之初，尚遠距開明之域。及國家結成告一段落時，以敘利亞人爲介，以釋成敘利亞語者爲基礎，開始翻譯希臘圖書；又得波斯人之助，注意於印度著述之逐釋，是蓋始自八世紀中葉哈利發穆沙 (Khalifa Mansur 754-775) 之治世，先進諸國之思想技術流入混融於阿拉伯學術之造端也。阿拉地理學受希臘之影響感化亦甚多，如謂人類生息地域，自南向北區劃爲七地帶；又謂世界以東西連亙之一大山脈分爲南北兩部，皆與拖雷美 (Ptolemaios) 無稍異者，是其例也。甚至保持歐洲既已廢絕之理論，亦其缺點。然阿拉伯地理學，決非完全抄自希臘地理學，知識之豐富正確，實其特色，而非希臘人所可望其向背者。其成於阿拉伯學者 (註一) 手之薩拉森帝國內地方志